

4 1990

国务院批准全国辞书规划
辞书学的广义与狭义
漫谈辞书学的独立

辞书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论
方言词典编写的理论与实践
笔记资料与语文词典编纂

词典编纂自动化的现状与前景
评《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
陆宗达的词义引申论与词典编纂

辞书研究

CISHU YANJIU

ISSN 1000-6125

辞书研究 (双月刊) 1990年7月

1990年第4期 (总第62期)

辞书研究编辑部编辑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077

定价: 1.20元

1	国务院批准《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问题讨论·辞书学的学科地位	
5	苏宝荣	辞书学的广义与狭义
10	陈楚祥	词典学——语言学与辞书学的分支
13	赵思柱	漫谈辞书学的独立
18	祝注先	我看辞书学
21	曹聪孙	词典学是一门交叉科学
26	陆锡兴	辞书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论
31	郑述谱	对辞书学学科地位问题的几点认识
33	郑云译	“理论词典学”概念的范围与内容
39	赵振铎	字典论稿·古文字形体的收列和字形解说
50	闵家骥	方言词典编写的理论与实践
61	张履祥	笔记资料与语文词典编纂
71	董志翘	《辞源》(修订本)书证刍议
80	孙全洲	谈谈学习型汉英词典的编写问题
86	姚淦铭	论王国维理想中的联绵字典编纂
94	李蕴真译	词典编纂自动化的现状与前景
	·我和词典·	
110	龙潜庵	从用词典到编词典
	·辞书评论·	
112	罗 禹	评《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
120	潘树广	工具书的工具书

127	张万起	汉语成语研究的新成果 ——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
· 杂 谈 ·		
132	宋芳彦	道是无理却有理 ——关于“小尼”的一条用例
133	黄典诚	中古章组的另一个上古来源见系
134	丁 渝	略谈“凡例”的使用
· 人 物 志 ·		
137	邹 鄂	陆宗达的词义引申论与词典编纂
· 编写一得 ·		
146	郭忠新	认真审读校样是提高成书质量的重要环节 ——《汉语大词典》第三卷定稿编辑工作札记
· 释义探讨 ·		
152	张鼎三	“茶”和“荼”
· 资 料 ·		
156		国外词典学论文目录(续三)
补白		新闻出版署举办全国期刊展览(12)黄建华·词典论·获奖(155)

国务院批准《1988—2000年 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辞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据统计,10年多来,共出辞书3000余种,相当于前30年总数的3倍,其中大型辞书有100多部,展示了10年来文化建设的成果。但是,与此时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选题交叉,特别是“热门”词典大量重复;一些辞书质量不高,甚至粗制滥造;有的辞典抄袭现象严重;还有品种不够协调,等等。

总结10年多来辞书编写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辞书的编写出版需要加强宏观指导,制订国家规划。因此,新闻出版署除了抓好全国各出版社制订辞书编写出版长远规划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并组织制订了《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草案)》,不久前已经国务院正式批准。

这个《规划》,是在汇集全国110多家出版社辞书编写出版长远规划的2500多个项目基础上,由有关单位和专家,根据加强管理、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提高质量的方针以及大型项目规划、中型项目协调、小型项目开放的原则,反复协商、研究制订的。《规划》共有169个项目,略多于

1975年5月制订的《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其中包括：汉语语文词典43种，外语语文词典59种，民族语语文词典1种（另有4种民族文字专科辞典、百科全书已分别列入相应类中），百科全书9种，社会科学专科辞典48种，科学技术专科辞典9种。在确定具体项目时，汉语语文词典强调品种齐全，填补缺门，成龙配套；外语语文词典中的通用外语语文词典，主要是规划大中型综合类外汉和汉外详解词典，适当兼顾语文专科词典；外语小语种词典作了特殊照顾，保证了重要的外语小语种能有一种规模较大的综合词典；专科词典首先确保基本学科的大型综合性词典的建设，并注意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典选题的安排；少数民族文字词典和百科全书的安排采取了少而精的原则。《规划》所列辞书由44家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

《规划》列入的只是重点项目。它要与全国各出版社的辞书编写出版长远规划互为补充，并在执行中作适当补充、调整。《规划》大体分两个阶段完成，1988—1993年为第一阶段，1994—2000年为第二阶段。规划期间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方针是：加强管理，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提高质量。

为了保证规划的实施，新闻出版署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强调指出：

辞书最能集中反映文化建设的成果，在传播、积累科学文化上有其他出版物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对辞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应予高度重视。

辞书编写出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努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多作贡献。辞书编写出版工作总体上要符合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要求。辞书如果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一定要注意审核，避免出现政治错误。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历史问题的条目，要特别慎重，严格按照中央确定的原则办理，并按有关规定送审报批。

要认真研究古今中外科学文化的发展，正确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科学文化知识是人类共同财富，积累传播科学文化是辞书的基本职能。对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成果要善于进行鉴别、比较，吸收其优秀的东西，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

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辞书的编写出版虽有它的特点，内容要求稳定，但这并不排除反映不同学派的不同学术观点，全面地搜集和传递各个方面的重要信息。也只有坚持双百方针，才能积极开展辞书编写形式的探索和创新。

要依靠专家和学者。编写词典首先要组织好作者队伍。作者学有专长，才能把好词典的质量关。出版社要认真抓好词典的设计工作，解决好编写工作中的组织问题，要依靠专家，依靠科研、教育、出版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专家，组织一定规模的协作，共同编好词典。

要努力提高辞书的质量。首先是优化选题，致力于辞

书选题的开发和创新,特别注意填补重要空白。优化选题要紧密结合出版社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注意辞书的合理布局。要努力提高辞书书稿的质量,特别注意辞书所应有的知识性、实用性、科学性、稳定性、系统性,并且注意词典编写出版的规范。

要坚持按专业分工出书的原则,坚持三审制,完善编辑责任制。开展多种形式的编辑培训工作,努力提高编辑队伍的素质。积极利用现代化技术,提高辞书编辑出版水平。要加强辞书评论和辞书质量评奖工作。对已出版的辞书,要注意保养,及时修订。要保护辞书的版权。重视辞书对外合作出版。积极开展辞书理论研究。

加强对辞书编写出版工作的领导,是保证辞书事业在改革中健康发展的关键;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指示,各级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教学科研部门的支持,是实现《规划》的重要保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里,新闻出版署希望中央各有关部委,各地宣传教育部门 and 新闻出版部门,都要加强对辞书编写出版工作的领导,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必要的扶持;还要求承担《规划》项目的各有关地方的新闻出版局应把承担的项目作为本地出版规划的重点工程,给予具体的领导和帮助。对《规划》外的选题也应加强指导与管理,防止辞书出版的粗制滥造、重复浪费。

(池 言)



辞书学的学科地位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辞书学还有不少基本理论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刊愿意提供一块讨论园地，以利辞书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为此，自本期起开辟“辞书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讨论专栏。先发表的七篇论文和一篇译文，反映了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我们热忱欢迎辞书学界诸位专家、学者以及有志于辞书学研究的各界人士积极参加讨论

～编者～

辞书学的广义与狭义

苏宝荣

辞书学同与之具有天然联系的语言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学科分类中，辞书学属于哪一个层次？这是目前我国辞书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对此，不少人存有这样一种两难心态：有的同志对辞书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隶属于语言学这一见解不大同意，认为专科词典、百科全书和综合性辞书的编纂工艺，确实不能完全包容在语言学之中；有的同志对辞书学已经从语言学中分离出去、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这一见解感到难于接受，认为辞书学以“辞（词）”为研究对象，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同语言学分庭抗礼，在学科

的分类上划到同一层次。

这种无所适从的两难心态,根源在于“辞书”一词内涵的模糊性和“辞书学”概念的两重性。

一、“辞(词)”的多义性和“辞书学”的两重性

中国古书注解著作最早的术语——“传”具有两种涵义:一类是从内容上解释经文的“传”,如“春秋三传”;一类是从语言上解释经文的“传”,又称为“诂训传”,如《毛诗诂训传》(简称《毛传》)。与此相似,语言中的“辞(词)”也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种是语言学的“词”,即具有形、声、义和语法功能,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组织中的基本单位,它包括语言的内容、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一种是文化学的“词(辞)”,即哲学上的概念,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它包括客观事物的实体、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辞(词)”一词的多义性,不仅古今相承,而且中西皆然。中国早期的辞书——《尔雅》、《释名》等,都不是单纯的语文词典。《尔雅》一书今本凡十九篇,除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外,都是解释各种名物的,相当于后世的百科辞典。它所解释的对象,不仅是语言学上的“词”,还包括文化学和哲学上的概念。“综合辞典”和“百科辞典”的名称也早为西方的辞书编纂者所使用。1876年和1879年,法国先后出版了《十九世纪万有大辞典》和《法文综合词典》。书中对普通词语和专有名词、专科术语,分别采用了“语词性解释”和“百科性解释”。

正是“辞(词)”一词的多义性,形成了“辞书”和“辞书学”的两重性。一种是狭义的“辞书”和“辞书学”。狭义的“辞书”,即指语文词典(包括字典)。其解释的对象,是语言学上的“词”和“语”即普通词语;其解说的方式,是从语言角度来说明这些词语的含义,即“语词性解释”。狭义的“辞书学”,以研究语文词典的编纂理论和编纂

工艺为任务，它的性质归根到底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语言。它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大的学科分类中，仍然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狭义的“辞书”——即语文词典，属于语言学著作，以编纂语文词典为目的的狭义辞书学，隶属于语言学。另一种是广义的“辞书”和“辞书学”。广义的“辞书”，指专科辞典、百科全书和综合性辞典，本文统称之为知识性辞书。它研究和解释的对象，不是语言自身，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各种概念和知识；其解说的方式，是“术语的释义而不是语词的释义”（《不列颠百科全书》序），除了说明词的含义之外，还要揭示它的科学内容，即“百科性解释”。编纂这种知识性辞典，就不能不同相关的学科发生联系，并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对象。其实，这种知识性辞典，有人也称之为“××知识手册”、“××常识”、“××名词解释”等，已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词典”。以编纂知识性辞典为目的的广义“辞书学”，其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已经远远超出语言学的范畴，属于一种综合性、边缘性、实用性的学科，属于文化学的领域。

当然，这里还要说明一点，近年来出版界出现的“辞书热”中，也存在一种乱用“词典”名称的偏向。有些本来属于文学作品赏析和简介的著作，也冠以“词典”之名。众所周知，辞书是工具书的一类，辞书与工具书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时下以“词典”命名的书，不一定是真正的“辞书”。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是应当排除在“辞书”和“辞书学”研究对象之外的。

二、学科分类中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胡明扬等同志在《词典学概论》中说：“由于历史上一开始以及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出现的词典绝大多数是语文词典，所以词典学最早只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就语文词典而言，它在编纂工作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确实都同语言学有紧密的联系。”“但是现代的词典编纂早已不限于语文词典，各种各样的词典相继

出现，迫使词典学要从语言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③就其对辞书学脱离语言学而形成独立学科的历史原因的分析而言，这段论述未必严谨、全面，但却不无道理。徐庆凯同志则认为：“词典学和哪些学科发生联系是一回事，词典学是否从语言学中分化出来则是另一回事。……分化的根据在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学科的发展程度。”（《辞书研究》1989年第2期第54页）

我认为：上述两种看法，均有偏颇之处。其不妥之处在于将辞书学从词汇学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学科与辞书学脱离语言学而与之处于同一层次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

学科的划分，必须坚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观点。在中国传统词义研究（即所谓“训诂学”）中，语文词典与古书注解相对，形成通释词义和随文释义两种不同词义说解方式，应当说它仍属于词汇学（词义学包括在广义的词汇学之内）的范畴。正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学科的发展程度”，使之逐渐脱离词汇学而成为语言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如果没有辞书范围的扩大，如果仅限于语文词典的编纂，仅与语言学一个学科发生联系，那么，不论其研究对象如何特殊，学科发展程度如何完整，都只能是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大家知道，早期的语言学主要是研究词义，曾经包容在哲学之中，如果没有研究领域的扩大（即对语音、语法、构词、文字等多方面的研究），它就不可能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同样地，辞书范围的扩大，便使辞书学成为一种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涉及多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这确实是辞书学超越语言学的范畴而上升到同一层次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辞书编纂理论与编纂工艺都不是抽象的、纯形式化的，它同相关学科有密切关系。不可能设想，一个对语言学没有深入造诣的人，能够创制和完成语文词典的科学编纂工艺；同样，更不可能设想，对哲学、物理学等学科没有深入研究的人，能够创制和完成相应专科词典的编纂工艺。同样是语文词典，不同民族语

言的编纂工艺也大有不同。评价一部辞书的优劣，核心是内容的处理，其次才是形式的编排。而对一个学科没有深入研究的人，是不可能正确处理本学科辞书的内容的。专科辞典的内容处理，不是与辞书学无关的东西，而正是辞书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三、认识辞书学学科分类两重性的重要意义

认识“辞书”和“辞书学”涵义的二重性，不仅可以客观地、科学地说明辞书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且对于促进辞书学理论的发展，提高辞书编纂质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认识狭义“辞书学”（即语文词典的编纂理论和工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一方面可以把语文词典的编纂建立在对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高质量的语文词典，而在目前，这是语文词典编纂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词汇理论研究滞后，而词典编纂过多、过滥，是目前语文词典编纂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倾向。吕叔湘先生在《辞书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的《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一文中指出：“以现代词语为主要对象的词典为数不少，可是除《现代汉语词典》还做了点研究工作外，别的中、小型词典（字典）都只在编排上用心思，在收罗词汇和分析词义上都没有下多大工夫，这是极不应该的。”吕先生的话，可谓一语破的，切中当前辞书编写工作的“时弊”。出现这一问题，原因之一是“辞书学”理论认识上的模糊。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辞书，都必须以语言学为基础，在语言运用上应有不同于论文的特殊要求，在客观、科学、准确、完整、简明、通俗上提出明确的要求。

认识广义的“辞书学”（即专科辞典、百科全书、综合性辞典等知识性辞书的编纂理论和工艺）已经超出语言学的范围，在新的学科层次上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可以使我们不断大胆开拓辞书编纂领域，丰富辞书编纂理论，因科制宜地制定辞书编纂工艺，把不同类型辞书的内容和形式科学地统一起来。

词典学——

语言学与辞书学的分支

陈楚祥

在西方，词典学 (lexicography 源于希腊语 *lexikós* 和 *grà-phō*，意为“关于词与描述”)就是词典学，通行的说法是：词典学是研究编纂各种词典的理论与实践的语言学科^①。在我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词典学”外，还有“辞书学”、“辞典学”这两个名称。我国学者对它们有不同的见解。例如：“词典学也可以叫作辞书学，但词典学一词比较习见。”^②“辞书学、辞典学、词典学三者并存，可以通用，但实际上略有区别。”^③“词典学(或称辞典学)……是辞书学的一个分支。”^④

“辞”和“词”虽在“言词”、“词句”的意义上是同义的，如“辞典”和“词典”，但“辞”的语义宽。“辞——说也，言之成文者曰辞”(《辞源》)。而“词”是语言学的术语，指语言体系中的基本结构语义单位。在现代汉语中两者并非完全通用，例如词典学中说“词目”、“词条”、“词义”，而不说“辞目”、“辞条”、“辞义”。

“辞书”是个较广的概念，它包括各种语文词典(汉语还包括字典)、百科全书、专科辞典以及各种鉴赏辞典、题解辞典、典故辞典

① 参见 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编《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俄语百科全书》(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莫斯科, 1979年)中的有关条目。

② 《辞书研究》1979年第1辑，第31页。

③ 《辞书研究》1989年第2期，第56页。

④ 《辞书研究》1989年第2期，第50页。

等。辞书无疑是工具书,但与种类繁多的工具书相比,它又是个较窄的概念,因为工具书还包括各种手册、指南、索引、名录、年鉴、方志、汇编、纪略等。“词典”(或“辞典”)无疑也是工具书,但与“辞书”相比,它也是个较窄的概念,狭义的词典通常指各种语文词典。

由于辞书涉及面广,它不仅涉及语言文字,也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学、技术、文化、民俗等各个领域。许多辞书虽然也以语词立条,但大量的是名物词,它提供的主要是有关事物、概念、人物、事件、机构、团体等方面的信息,而不是语文知识。因此在日本,把百科辞典称作“百科事典”不无道理。应当看到,从事百科全书和各种专科辞典编纂工作的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包括辞书编辑专家,而不是语言学家。由于辞书学与语言学没有必然的从属关系,由于辞书学有自己需要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也由于辞书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因此,应当承认,辞书学在我国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辞书学已经从语言学中分化出来的命题,理所当然地意味着,词典学也已经从语言学中分化出来了”^①或“现代的词典编纂……迫使词典学要从语言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②

词典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尽管它和辞书学一样,有自己需要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但是它与语言学却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词典学的基本理论是对语言中的词语进行语言分析和信息处理的理论。语言学中各个学科研究的发展必然直接影响词典学研究的发展。因为词典编纂总是以对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语义、构词、词源、修辞、语用等学科的研究为基础。另一方面,词典编纂的实践和词典理论的研究无疑也促进了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构词学、词源学等语言学科的深入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正是词典编纂工作最尖锐地提出了语言规范和词汇的修

① 《辞书研究》1989年第2期,第50页。

② 《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页。

辞区别问题。关于词的区别性特征,词的同一性和分立性问题、词的变体问题(变体类型、变体性与同义现象)、词的语义结构要素问题、词汇意义类型、词义变化、词义发展途径、同音词产生的途径、同音词的类型、多义现象与同音现象的区分、同义现象的概念、同义词的类型及功能、功能语体和词汇的修辞类别,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离开词典编纂理论和实践是不可能解决的。”^①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当今的时代是语言学和词典学一体化的时代。

在西方,词典学以前属于词汇学的研究范畴,现在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但它仍然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还远远没有脱离语言学而“自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我国,将辞书学和词典学加以区分是必要的。因为二者建立的基础、所提供的信息内容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系是有所区别的。当然,词典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无论从词典编纂理论的研究、词典编纂工艺学和编辑学的研究以及词典编纂史的研究,它又属于辞书学的范畴,因此,它也是辞书学的一个分支。

^① Ф. П. Сорокалетов, «苏联俄语词典学传统»《Традиции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载《语言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8年第3期,第37页。译文见《词典学论文选译》241页。

新闻出版署举办全国期刊展览

为了检阅我国期刊出版事业的成就,加强对期刊出版工作的导向,扩大期刊的宣传,促进期刊的繁荣,新闻出版署决定于今年九月在北京举办全国期刊展览。展览期间,要举办有关期刊编辑、出版、发行、经营等方面的研讨和经验介绍活动;还要由观众分类评选“我所喜爱的期刊”,由专家评选“期刊整体设计奖”和“期刊印制质量奖”。

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初选,本刊已被推荐参加这次展览。

(池 岩)

漫谈辞书学的独立

赵恩柱

辞书学应该独立于语言学之外

辞书学独立于语言学之外的主张，应该说是合理的。如果让辞书学隶属于语言学，成为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那不妥当。

辞书学的研究对象是辞书，不是语言。辞书学要研究辞书的性质、作用、编纂原则、编纂方法、历史，指导人们编纂辞书，使用辞书，不是研究语言的性质、作用、规律、发展史，指导人们使用语言，利用语言。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目标、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性质的两门科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属一门。

“词典”仅指语文词典时，

词典学可隶属语言学

以往词典学被定为语言学的分支，这既合理，又不合理。

说合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

单说词典，通常是说语文词典，因此，说词典学，等于说语文词典学。语文词典学当然可以隶属于语言学。

语文词典主要解释一般的词语，以及随着事物而进入日常生活，常出现于口头和书面的原属专科的词语，如“电视”“胃炎”“田径运动”之类。解释词语，也是语义学的任务，因此语文词典很接近语义学著作。不过，语义学是汇集语言材料、考索、发明词语的